

出世與入世

中國人比較重現實，而儒家思想給人的印象就是注重「經世致用」之學，因此很合乎中國人的心理。相反的，所有宗教的人生觀，包括佛教與基督教，好像總是強調出世。所以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對話時，這一點是必須探討的問題。

I. 儒家的入世觀

儒家的人生觀，可以從他們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抱負看出來。簡單說起來，就是他們所謂「內聖外王」的理想。「內聖」乃是經由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的途徑，以達到「成德」的境界。這是屬於終極關懷的層次，關注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宗教問題；「外王」則屬於現世關懷層次，關注事功及社會政治的問題。

儒家的理想人物是「君子」，而非「聖賢」。因為「人非聖賢」，所以不提也罷。而「君子」(可譯為"Noble man")則既有統治階層之寓意，又有道德賢人的形象，乃是士大夫的代表，也是中國歷代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理想。因此儒家主張「學而優則仕」，鼓勵他們積極參政。這也成為兩千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熱中於考科舉、求功名的依據。

但是，淌入政治的醬缸裡，卻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。若懷著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」的意念去讀書，那麼升官入仕之後，既難免財與色的試探和誘惑，又恐怕那種為國為民的胸懷，也快要蕩然無存了。所以那些堅持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儒者，不但是鳳毛麟角，也恐怕都在人世間飽經挫折。

至於當世局紛亂、勢不可為之時，儒家又如何應對呢？孔子說：『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』(論語·泰伯篇)。所以孔子在周遊列國卻懷才不遇時，也曾不禁發出「乘桴浮於海」的感嘆。而孟子則進一步地說：『古之人得志，澤加於民；不得志，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於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』(孟子·盡心上)

歷代以來，亂世乃儒家最大的考驗與弱點，而能夠堅持著積極入世的人幾稀！。因此，中國知識份子常常進則以「儒」積極入世，退則以「道」無為避世。禪宗大師憨山也說：『不知《春秋》，不能涉世；不精《老莊》，不能忘世；不參禪，不能出世。』

II. 佛教的出世觀

佛教的基本教義，乃是強調「人生充滿苦難，苦難是來自於慾望，斷慾才能脫離苦海，八正道乃是斷慾之法門」的所謂「四聖諦」。在這種人生觀中，不可避免地會有想脫離塵世，以求清心寡慾的出世念頭。所以佛教要信眾「出家」，甚至要「割親」，藉以斷絕七情六慾。

而目前在中國民間最流行的佛教「淨土宗」，主張只要常常唸阿彌陀佛之名號，將來就能脫離此人間穢土，而「往生西方淨土」。學者指出，傳統佛教的「出世」性格，至少包括四個方面：

- 1) 厭棄本土(人間)，而盛讚他方(淨土)世界；

- 2) 散漫而無作為的教徒組織；
- 3) 甚少參與社會政治、文化事業；
- 4) 傳教方法的落伍。

有鑒於此，民國初年，被稱為佛教界的「馬丁路德」之稱的改革家太虛法師，乃提出「人生佛教」的口號，希望將佛教改為積極入世的宗教。他的弟子印順法師在台灣，乃大力提倡「人間佛教」之說。在他的影響之下，目前台灣佛教界的「四大山頭」，即佛光山的星雲法師、法鼓山的聖嚴法師、中台山農禪寺的惟覺法師，以及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，都採此說。因此現在台灣的佛教界給人的印象，乃大為改觀。

但是這種過分貼近社會與政治的舉動，也引起有人對台灣佛教走向「世俗化」的批評與非議。星雲法師被人稱為「政治和尚」，他創立的加州西來寺尼姑不但穿金戴銀，而且開賓士車出入；惟覺法師花費數千萬美元興建的佛寺，被人批評為太奢華；連以慈善事業稱著的慈濟功德會，也因收受黑幫老大捐款而受到非議。

III. 基督教係出世抑入世？

在這種「出世」或「入世」的二分法之下，基督教應該被歸類於哪一種？事實上，最恰當的說法應該是：基督教既不是全然「出世」，亦非全然「入世」。耶穌就曾說「你們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鹽。」(馬太 5:13-16)。基督徒有服務社會、扭轉世界潮流的責任，這就是耶穌所指出，基督徒是「光與鹽」的意思。聖徒保羅也曾進一步地說：

使你們無可指摘、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。(腓立比書 2:15-16)

就因為這緣故，被批評為有「他世」情懷的基督教，在社會改革、慈善救濟、捐資興學上的貢獻，卻比一般社會大眾高出許多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反倒是肯定「現世」精神的儒家，卻逐漸失去了救世的熱情，不是存著「學而優則仕」的私心，就是在挫折橫逆中逐漸轉為「出世」了。

所以基督教對「入世」的問題，是採取一種「悖論」式(paradox)的態度。用耶穌自己的話來說，就是祂在受難前為門徒們的禱告：

「我不求祢叫他們離開世界，只求祢保守他們脫離罪惡。他們不屬世界，....祢怎樣差我到世上，我也怎樣差他們到世上。」(約翰 17:15-18)。

也就是說，基督徒應該是「身在這世界，心卻不屬這世界」，因為基督徒心中另有所屬(即屬乎神)。然而我們卻又是奉差遣，被神差派到這世界來，正如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一樣。

正因這緣故，基督徒一方面對這世界有使命感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們既不屬於這世界，就能使我們的「入世」，不至於參雜了不純正的動機。因為我們所羨慕的財寶不在這世上，我們也不求從人而來的稱讚，我們單單只想討神的喜悅。

